

青年文摘 QINGNIAN WENZHAI

时光绘

背叛情歌

潘明新 著

这一份婚姻曾携我直上莫测的云端却最终投入尘埃
而你的爱，让我在尘埃中绽开花朵。
愿请上帝许我一世清贫
与你皈依爱情

LOVE SONG OF BETRAYAL

『潘明新』
人气作家

用细腻生动的笔触，
超越海岩《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谱写《背叛情歌》

为你讲述现实版灰姑娘都市寻梦故事
这个世界上，她什么都敢要，除了残缺

LOVE SONG OF BETRAYAL

贫穷的灰姑娘
得到富贵的救赎
扭转了人生的轨迹，
却扭不转命运。
遭遇无性婚姻的痛苦煎熬
面对金钱爱情的两难抉择

背叛 情歌

love song of betrayal

潘明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叛情歌 / 潘明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3

ISBN 978 - 7 - 5153 - 0564 - 6

I . ①背… II . ①潘…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292 号

背叛情歌

作 者 潘明新
责任编辑 侯庚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吕 晶
视觉指导 李俏丹
版式设计 谢 滨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电 话 (010) 573503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3 - 0564 - 6
定 价 1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晚娘来得不晚	001
Chapter 02	置之死地而后生	016
Chapter 03	怀 春	029
Chapter 04	被甜蜜包裹的噩梦	039
Chapter 05	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	047
Chapter 06	改 变	059
Chapter 07	记忆了两个人的痛	075
Chapter 08	夺 爱	084
Chapter 09	欢喜冤家	101
Chapter 10	梅开二度	120
Chapter 11	此恨绵绵有绝期	132
Chapter 12	赌注背后	150
Chapter 13	柳暗花明	171
Chapter 14	恩将仇报	182
Chapter 15	情定末日	193

Chapter 01
晚娘来得不晚

1

雪，在冬日早晨妩媚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放眼望去，如珍珠粉般铺盖如洋。在它柔软白皙的楚楚外表中，掩藏了它昨夜在怒吼寒风的怂恿下，肆无忌惮地想要征服大地的野心。

风，现已离它远去，或已无力承受它贪婪的身躯去征服另一座城市，把它无情地抛弃在这片静悄悄的大地上，撕毁了那份战略联盟的合同。它无力地躺在那里，等候阳光无情的审判。它在垂死挣扎，在挣扎中等待，等待人们的觉醒，它要用它美丽而短暂的残骸来证明，它曾经来过。

小村，在雪的覆盖中，遮掩了它本来简陋的面目，像一座废弃了的古城，安详地坐落在空旷的天地间，寻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偶尔一声公鸡的啼鸣声划破长空，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赋予这座村庄以活力。

柯米，正踏着积雪朝这个觉醒中的村庄走来，对眼前一望无际、银装素裹的童话般的世界视若无睹。白雪般的脸蛋被冻得泛起一层层红晕，朦朦胧胧地层层叠，看着却是更加的娇嫩润泽。她双手插在身上那件天蓝色的羽绒服兜里，低着头心事重重地走着，晶莹剔透、水灵灵的眼睛蒙上一层浓浓的忧郁。

遥遥望去，天蓝色的羽绒服摇曳在惨白的冰雪天地中，那样的夺目，像是大自然调出的一杯养眼的鸡尾酒。而柯米忧心忡忡的原因，正是身上这件羽绒服引起的。

她回想起她继母因怀疑她而愤怒的表情，是那样的令她讨厌，恶心。她不禁蹙了蹙眉头。

柯米不姓柯，姓王，叫王柯米。虽然她取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却长着一副令一般女人望洋兴叹的容貌。

她母亲死得早，是因为生她弟弟柯词难产而死的。在她九岁那年，她父亲又为他们姐弟俩找了一个母亲，也就是继母。

继母叫秦琼花，嫁到他们家时还拖来一个小油瓶——一个跟她弟弟一般大的小男孩，到他们家时才两岁。那个小孩随了她继母前夫的姓，叫彭进海。彭进海的父亲是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丧生的，所以秦琼花到他们家时带来了一大笔抚恤金。

也正因为这笔巨额的抚恤金，抬升了她在王家嚣张跋扈的气焰。她来的时候，柯米家很穷。也正是那笔抚恤金让他们家很早就盖起了瓦房。也不知她父亲是因为觉得王家承了她很大的情，还是她父亲天生懦弱，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怕这个女人抛弃他吧，反正王家的大权，基本上落在这个女人手里。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这个家的武则天。

在柯米懂的记忆里，继母刚到她家那年，对他们姐弟俩很好，给他们买了好多衣服，还经常对他们嘘寒问暖，她也曾感动过。待她继母在这座陌生的村庄渐渐熟悉后，便开始慢慢地露出了她的狐狸尾巴，爆发出她的本性。

自此以后，他们姐弟俩再也不记得秦琼花何时对他们仁慈过，所记得的就是对他们的非打即骂。而他们的父亲对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毕竟这日子还得过下去。直到她上了初中以后，她的生活才稍微平静了些，再也没被她继母打过，因为她懂得了反抗。可死罪能免，活罪就难逃了，冷嘲热讽还是少不了的。她的弟弟柯词就没那么幸运了，每个星期她从学校回到家，她弟弟都要扑在她的怀里哭个半天。

三年前，柯米就已经初中毕业了。她当时的成绩非常好，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秦琼花却再也不愿在她身上投资了，她被迫辍学在家。原来她打算一毕业就出去打工，脱离这个令她厌恶至极的家。偏偏她又不放心弟弟，怕自己走了以后，柯词在秦琼花的淫威下更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她才决定在

家里一直留到现在，帮忙做做农活。

今年夏天，柯词已经开始读初中了，又是住在学校，所以她打算过完年就离开家，出去打工。

由于昨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柯米今天早饭也没吃得下，一大早就往乔印明家走去。她要到他那里找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乔印明是她初中的同学，长得很帅气，在学校时对她非常关心。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都是他一直在帮助她。她对他一直心存感激，但她不知道这能不能成为爱上他的理由，能不能把他算为自己的男朋友，这是她内心一直踌躇不定的事。他初中毕业以后就去了北京，每次她给他回信，总觉得自己是在敷衍他。

他昨天刚从北京回来。她身上这套羽绒服就是他给她买的。听他说，这是名牌。

2

村口有一口池塘，已快被冰雪填满，深深地凹了下去，像一口巨大的锅。池塘边有一棵大树，树叶早已凋零殆尽，只剩下沾着积雪的光秃秃的树枝和几只想伺机寻找食物的麻雀。麻雀在树枝上不安分地跳跃着，抖动着积雪飘飘扬扬地往下落。

柯米在离大树一丈开外的地方停住脚步，捋了捋额前的刘海，把手放在嘴边呵了两口热气后，重新插进了衣兜里，朝池塘边上的那户人家走去。

推开院子大门时，正看见乔印明的父亲在清理院子里的积雪。见到柯米，乔父站直身子，咧开嘴笑道：“是柯米呀！早饭吃过了没有？”

柯米饿着肚子笑道：“吃过了，大叔！乔印明有没有在家呀？”

乔父笑道：“在家，在家，还在床上睡呢。”说着，扭头向屋内叫道，“印明，你还不起来，柯米来找你了。”

乔印明的奶奶听到响声，从厨房走了出来，手里正拿着一棵大白菜剥着菜皮，挂着一脸慈祥的微笑说道：“闺女，冻着了吧！赶快到厨房来烤烤火，奶奶刚把火引上。”

柯米笑道：“谢谢你，乔奶奶！我不冷。”

“脸都冻红了，还不冷！要不你到印明屋里去坐坐，别在外面冻着了！”

老年人总喜欢唠叨几句。

柯米应了声后便向屋里走去。

乔印明正在床上穿着衣服，见柯米进来，喜道：“柯米，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早饭还没吃了吧？”

“不想吃！”柯米应道。

“怎么了，是不是你继母又欺负你了？”乔印明边穿衣服边说道，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对了，我给你买的这件羽绒服，是不是很暖和呀？”

柯米见他又炫耀给她买的羽绒服，不由多了几分反感，不悦道：“要不是你这件羽绒服，我也不会被我后妈骂。”

“我拿我自己的钱给你买羽绒服，关她什么事？有本事她也给你买一件！”乔印明这时已经站在地上穿裤子了，嘴里嚷嚷道。

柯米在靠墙边的椅子上坐下后说道：“可她不相信，硬说是我偷她的钱买的。”

乔印明穿好衣服，用手简单地捋了下凌乱的发型，在床边坐下来，不平道：“什么？她太不讲理了吧？”

柯米委屈地说道：“昨天她藏在枕头里的五百块钱不见了，刚好我回去了这件羽绒服，所以她硬说是我偷她的钱买的。”

“那你怎么不跟她说，羽绒服是我给你买的。”

“说了又怎样，她就是不信，她说我肯定跟你串通好了。我看她的钱多半是被彭进海偷去了，柯词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乔印明注视她片刻，说道：“你哭过？”

柯米把头扭向窗外，没有回答。

好一会儿，柯米又开口说道：“我来就是想向你要这件羽绒服的发票。你不是说这件羽绒服是在北京的专卖店买的吗，那发票上面肯定有专卖店的地址。假如我偷了她的钱，我不可能跑到北京去买吧！我要把发票拿回去，向她证明我的清白。本来我昨晚就想过来了，但昨晚刮那么大的风，就没敢过来。”

乔印明心里猛一咯噔，等她说完，才稍微恢复一点思路，僵笑道：“柯米，真对不起，发票已经让我给扔掉了！”

柯米见说，顿时急得眼泪汪汪的：“你怎么能把发票扔掉呢？我来的时候跟我后妈说，我要把证据拿回去。现在我空着两手回去，她肯定更认定是

我偷了她的钱！”

“你先不要急呀，你又没偷她的钱你怕什么？”乔印明也没有了方寸。其实他并没有把售货凭证扔掉，只是他不好意思拿出来而已。这件羽绒服只是在普通小商场里买的便宜货，骗柯米说是专卖店买来的，是名牌。他知道柯米没见过世面，肯定分辨不出来的。

柯米没有做声，头垂得低低的，双手来回搓动着。她该怎样去面对她的继母呢？她现在好像真的变成了一个贼。她有点害怕回家，一想到秦琼花无情的奚落，她便不寒而栗。

乔印明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便起身说道：“那这样吧，还是我陪你回去吧。我就不信她还真这么无法无天了。”

“算了，我后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你要是把她惹火了，肯定也会把你骂个狗血喷头。”柯米小声说道。

乔印明经她提醒，才想到秦琼花的凶悍，还是有所顾忌，也不敢贸然前往，但他又不肯放下面子，嘴硬道：“我可以跟她讲道理呀！我就不信她一点道理不讲。”

柯米苦笑道：“她要是讲道理，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说完，她站起身来，沮丧着脸说道，“既然你把发票扔掉了，那我也该回去了，柯词还在家里等着我。”

乔印明咬了咬嘴唇说道：“柯米，真对不起！都怪我给你买了这件羽绒服，让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柯米强颜笑道：“这怎么能怪你呢！你给我买衣服，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就我后妈那种人，你是不给我买羽绒服，她也会找其它理由来冤枉我的。”

乔印明也从床边站了起来，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回去再说吧。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我走了。”柯米说完便朝门外走去。

在院子里，乔印明的父亲正用车把堆好的积雪往院子外推去。柯米出了门便说道：“大叔，您在家里忙，我先回去了。”

乔父把车子放下，掸了掸袖子上的雪，说道：“怎么刚到这边就要走了。在大叔家吃过早饭再走。”

“不了，大叔，我家里还有事。”柯米边走边说道。

乔印明也已站在屋子门口，叫道：“柯米，要不在这里吃完早饭再走。”

“不了！”柯米说完就往门外走去。

等乔印明的奶奶把手擦干赶到厨房外，柯米已经拐出了院子大门，不见了人影。便问乔印明道：“印明，柯米怎么走了呀？你干吗不把她留下来吃早饭？”

“她不吃我有什么办法。”

乔父站在那里问道：“那她为什么刚到这边就走？我看她有些不高兴，是不是你惹她生气了？”

“我惹她生气干吗？是她后妈惹她生气的。”乔印明不高兴地说道。

接着他简要地把柯米刚跟他说过的事又说了一遍。

乔父听完，锁眉道：“那你干吗不陪她一起回去？她一个人回去，秦琼花肯定又要让她难堪。”

“我不敢去，她后妈就是一个神经病，万一她骂我怎么办？那我岂不是白白地给她骂一顿。”

“她敢，她要是敢骂你的话，我过去把她的那张臭嘴给撕烂了。她还真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乔父怒道。

“反正我不敢去，她后妈骂人的本事我是见识过的，整个村庄都能听见她的号叫声。”乔印明耸了下肩说道。

乔父无奈地摇头道：“你真没用！我跟你说过，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你要不把柯米哄得好好的，将来后悔的可是你自己。”

“对呀，柯米这闺女是挺讨人喜欢的，又漂亮，又乖巧。你不要好好的一个媳妇给你糟蹋了。”乔印明的奶奶插嘴说道。

乔印明没有理他们，转身又回屋了。乔父气呼呼地又推起积雪向院子外走去。

3

柯米又踏着积雪往家中走去，心情比来时更加糟糕。积雪在她运动鞋愤怒的挤压下，发出“咯吱咯吱”的抗议声。

这么多年，她对秦琼花的秉性太了解了。在她的脑海中，已十分清晰地浮现出她回到家后，秦琼花因想冤枉她而故意装出的那副愤怒的嘴脸。虽然

她可以忍受她恶毒的言语，但她忍受不了她在村子里到处散播她的谣言。

已经快到家了，还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辩解，为什么要怕她，难道就为了一个强加给她的罪名？想到此，她又想起了在她印象里还很模糊的亲生母亲，她有想哭的冲动。如果她的亲生母亲还活着，她会受这么大的委屈吗？

她家没有院子，家里的大黄狗见她回来，欢快地摇着尾巴在柯米的腿间钻来钻去，它不知道它的主人此时的心情是何等的伤感。

秦琼花正坐在堂屋里织毛衣，抬头时，柯米已经走到门口了。她嘴里“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叫道：“哟，大小姐回来了！证据是不是找回来了？是不是在哪里随便捡一张有字的纸来糊弄我这个瞎子呀。”

“发票被乔印明扔掉了。”柯米进屋后就往东边那间房走去，她不算跟她纠缠。

秦琼花听她说并没有把证据找回来，顿时来了精神，把毛衣放在身边的桌子上，扯高嗓门说道：“我就说嘛！明明就是在镇上买的衣服，还说是在北京买回来的。现在的人真是不要脸，明明是偷的钱买来的衣服，还说是别人送的。”

本来柯米已经进了东边的那间屋，听秦琼花如此污辱她，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又重返堂屋，含泪道：“我没有偷你的钱，你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

秦琼花“哼”了一声，道：“你没偷钱，难道是我自己偷的？”

就在秦琼花说话的同时，正在保温猪圈里喂猪的柯米的父亲和在屋后上厕所的柯词都赶了过来。柯米父亲进门就和气说道：“琼花，你就少说两句吧。钱肯定不可能是柯米拿的，有可能是你把钱放错地方忘记了！”

秦琼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愤怒地叫道：“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的宝贝女儿了？”说完，就坐了下去，倚着桌子，双手拍着大腿，神经质般号啕大哭起来，“老天爷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你们王家一家人都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在你们王家做牛做马，像侍候老太爷一样侍候你们，没想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上天不公啊……”

柯米的父亲顿时慌了神，走到秦琼花身边，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战战兢兢地说道：“琼花，你别哭呀，我又没说是你的错。”

秦琼花止住声，像是暂停了正在播放鬼片的影碟机。她指着柯米说道：“不是我的错，那就是她的错了？”

柯米的父亲吓得没敢出声。

这时，柯词拉着柯米的手，小声说道：“姐，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

柯米刚想找个脱身的理由，就随柯词走出屋外。人刚走出屋外，背后那女人的辱骂声也随姐弟俩一起飘了出来：“良心都让狗吃了，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们拉扯大，你们却不知道知恩图报。不但偷我的钱，还到处去败坏我的名声……”

在屋墙的东面，姐弟俩背靠着墙，柯词对柯米说道：“姐，别理这个疯女人。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柯米虽点头答应着，但在秦琼花的辱骂声中，泪水再次婆婆了。她呆呆地看着柯词，似乎他想说的话对她已经不重要了。

柯词示意他姐把头低一点，附耳小声道：“我今天早上从门缝里无意间看到了彭进海从他的课桌抽屉里偷偷摸摸地拿出一百块钱塞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就跟天柱两个人出去玩了。”

柯米眼中闪光，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止住哽咽的嗓子，喜道：“真的？”

柯词“嗯”了声，点头道：“我亲眼看见的，我当时去叫他吃早饭，他背对着我，没看到我。他不可能有这么多零花钱，肯定是偷来的。如果他才拿出来一百，那他抽屉里应该还有四百，我们让秦琼花自己去看看。”

柯米这时已擦干了泪痕，不放心道：“万一钱都已经被他花掉了，那我们岂不是给她骂得更难听了。”

柯词说道：“姐，反正她已经认定是我们偷的了，那我们还不如跟她赌一把。”

柯米咬咬牙道：“那好吧！”

姐弟重新返回屋时，那泼妇正坐在那里骂得过瘾：“好心有好报，没有好心天知道。连我这样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都偷，真是猪狗不如呀！我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自己吃一口都舍不得，没想到你竟然恩将仇报，偷我的血汗钱呀……”

她一个人坐在那里，边织着毛衣边兴趣盎然、有滋有味地骂着，让人的感觉不像是在骂人，倒像在唱戏，更像在念她已熟读十余年的经文。

见到姐弟俩，泼妇提着嗓子骂得更凶了：“现在人啊，连狗都不如啊，狗养大了还知道摇尾巴……”

“妈！”柯米打断她的骂声，“你不要骂了，我知道是谁偷了你的钱！”骂声戛然而止，秦琼花抬头恶狠狠地盯着她说道：“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又想把责任推到谁的身上？”

“我没有推卸责任。钱不是我偷的，是彭进海偷的。”

秦琼花站了起来，怒道：“你欺负进海人小是不是？我告诉你，进海好欺负，他妈可不好欺负。”

这时，柯米的父亲从房间内走了出来。刚才他实在忍受不了秦琼花那些不堪入耳的肮脏话语，躲到房间里睡觉去了。虽然他也知道根本就睡不着，但用棉被捂住耳朵，感觉会好一些。现听到秦琼花又跟柯米吵了起来，连忙跑了出来，对柯米说道：“柯米，没看到不能乱说！”

“我没有乱说，彭进海把钱藏在他课桌的抽屉里，不信你们可以去看看。”柯米气道。

秦琼花脸色大变，她知道柯米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人，凶神恶煞的神情在她的扭曲的面孔上迅速销声匿迹，焦急中反添了几许柔情。她有些慌神道：“不可能，不可能，进海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她边说边朝彭进海的房间走去。

其实她一开始就猜到钱八成是被彭进海偷去了，不过后来想想也好，免得每次多给他零花钱，让柯米的父亲觉得她过分偏心。让她没想到的是，他这个粗心的儿子会把藏钱的地方让柯米看到。自己白演了这么多戏不算，要是这件事让柯米姐弟俩传出去，对她儿子的影响可不好啊！

彭进海课桌的抽屉是锁着的，这让秦琼花略感宽心，她有足够的时间来颠倒黑白。

可上天今天好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就在她长嘘一口气的同时，彭进海正捧着一大把烟花爆竹，唱着不伦不类的爱情歌曲，屁颠屁颠一蹦三跳地踏进屋里。

他见全家人站在他课桌边，像见外星人一样盯着他。直觉告诉他，事情有些不妙。

此时每一个人都绷紧了每一根神经，柯米姐弟俩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在赌，像两个赌红了眼的赌徒。秦琼花也暗捏了一把汗，但也无计可施。虽局势很被动，但戏还得演下去。只有打肿脸充胖子，对彭进海说道：“你姐说我的钱被你偷去了，就藏在这个课桌的抽屉里。你把抽屉打开，让妈看看。”

剩下的四百块钱确实还在抽屉里，这一点彭进海比谁都清楚。他知道打开抽屉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昨晚因这五百块钱引起的轩然大波。他嗫嚅道：“我没有偷，钥匙让我刚才给丢了。”

秦琼花稍稍宽心，总算她的儿子在危急关头还有点头脑，虽然理由很牵强，但已经足够了。她刚想让她的儿子回头去找，好让她有时间来扭转事件的被动性。没想到，上帝今天可能真的不喜欢她了。因为柯词这时指着彭进海的腰间说道：“钥匙不是挂在这里吗？”

当时的学生，总喜欢把一大串钥匙挂在腰间，这已成为学校的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虽然其中大部分的钥匙都是没用的或是捡来的。不知道他们为了炫耀什么，反正他们每每从身上拿出一大串钥匙，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这串经常让彭进海沾沾自喜的装饰品，今天却给他惹了不小的麻烦。在柯词站的角度，刚好可以从他敞开的外套里，看到挂在腰间的钥匙。

彭进海见状，扭头就跑，不料柯词早有防备。他刚跑出还没两步，就被后面冲过来的柯词从后腰抱住了，烟花爆竹撒了一地。他跟柯词虽然是同年出生的，但身高却比柯词矮了一大截，又比柯词瘦弱许多，柯词拿下他真可谓轻而易举。

秦琼花见戏实在是演不下去了，拖过柯词手里的宝贝儿子，打着他的屁股，故作生气地叫道：“没想到钱是你这个畜生偷的，害得我冤枉你的姐姐，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她演的戏柯米姐弟俩实在已经不想再看了，柯米拉着柯词的手向屋外走去。

4

接下来两天，秦琼花对柯米格外的和善，大概是她罪恶灵魂的深处，还有一点未曾泯灭的良知在为她感到惭愧吧。但对柯米姐弟俩来说，这种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十年了，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她这种伪善的笑容如同丑陋无比的人却在深夜里戴着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具，令人恐惧不已。

三天后，乔印明踏着清晨还未解冻的泥土来到了柯米家。柯米正在厨房

里刷锅洗碗，听到有人叫她，在围裙上擦干了手，出来笑道：“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你，到大屋坐吧。”她家的厨房是跟主房分开的。

乔印明笑道：“不坐了，你现在有没有空？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柯米略一沉吟，道：“那你先等会儿，我把锅刷好了就跟你出去。”

“没问题，要不要我帮你？”

柯米笑道：“不用了，这种活又不是你们男人干的！你先到大屋去坐吧。”说完就向厨房走去。

见柯米还没有走远，乔印明又追加了一句：“今天你父母没在家吗？”

“都去买年货了。”柯米头也没回地说道。

乔印明嘴角露出踏实的微笑。

柯米将厨房收拾好后，两人便沿着村里的中心路向村外走去。路两旁许多阴暗的角落里，积雪还没有消融，斑斑点点的像是点缀世界的花朵，煞是好看。

路上到处是冻硬的凹凸不平的脚印，就像搁在脚下的石子，存心戏弄着人的脚蹻，颤颤巍巍地如同是走着崎岖的山路。

两人并肩走了一段路后，乔印明开口问道：“柯米，那天你回来，你后妈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钱是彭进海偷去的，她也知道了。”柯米不想多解释。

乔印明扭头盯着她问道：“那她有没有给你道歉？”

“道歉？”柯米重复了一遍，继而苦笑道，“她这两天没有对我和柯词发脾气，已经很给面子了。”

“你不是说你过完年就要出去吗？要不你跟我去北京吧！”乔印明话锋一转，说到此行的目的。

柯米似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随即说道：“不了！我跟你去别人会说闲话的。我已经跟我表姐说好了，过完年就跟她去江南。”

乔印明急道：“谁会说闲话？如果你怕别人说闲话，咱们就结婚。”

柯米惊讶地看着他，不敢相信地重复了一遍：“结婚？”

乔印明在这一点有点高估了自己。他一直以为柯米在家未曾相亲就是为了等他。因为在他们那里，青年男女十八九岁就开始忙着相亲谈对象了，那里的老人经常会说，女人过了二十就老了，这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柯米过完年都已经二十一了，却从未处过一个对象。他殊不知柯米没人上门

提亲，都是让秦琼花在村里给她败坏了声誉，让那些媒婆不敢多这张嘴。

看着她惊讶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兴，乔印明点头认真地说道：“对，结婚。”

柯米也曾考虑过结婚这件事，但最起码不是现在，更何况她连乔印明不能算她的男朋友都不能确定。她虽不知道爱情的定义，但她知道她对乔印明的感情最多徘徊在爱情跟友情的边缘。每次他给她打电话或写信，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柯米不知道是该接受还是拒绝。她怕自己后悔，一直给他的都是模棱两可的答复。现在他向她提出结婚了，她才强烈地感到，跟他结婚，自己是多么的不情愿，心中有种莫名的恐惧感。也许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对他根本就没有爱，她对他的好感只是内心尚存的一点感激之情罢了。特别是他这次从北京回来，在社会的熏陶中，他老练了许多，让她经常会产生自己想要怀疑他所说的感觉。

柯米看着他自信的眼光，好像自己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心中有几许不快，婉言说道：“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结婚了柯词怎么办？”

“柯词还小嘛，你总不能陪他一辈子吧？”

柯米锁了锁眉道：“我要在结婚前赚足供柯词上大学的钱。我后妈最多让他读到初中毕业就不会再让他读了。他成绩非常好，我不想把他给耽搁了。”说完，又惆怅地补充了一句，“我已经被耽搁了，我不想柯词重蹈我的覆辙。”

乔印明急道：“外面的钱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赚的！像我在外面才拿一千多块钱一个月，除去开销，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你总该为自己想想吧。”

“我想过了，如果我不让柯词读完大学，我一辈子都会于心不安的。如果我只顾我自己的幸福，我怎么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妈妈！”提起她的母亲，柯米的眼眶潮湿了。

乔印明见她倔强得毫无商量的余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

他一句都没敢提起与她分担柯词学费的话，这让柯米有些失望。虽然她并不是想要他的钱，但他既然提出跟她结婚，就该有跟她患难与共的想法吧。

柯米没有说话，两人默默无语地往前走着。

之后，两人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到村口的时候，乔印明便提出要回去了，免得泥土解冻了，路上没办法走。柯米挽留他在她家里吃过午饭再走，他婉言谢绝了。他表面上和颜悦色，心里却正窝着一肚子的气，怎会有心思

留下来吃饭？

春节，既是一年的结束，又是一年的开始，总是让人愉快地忙碌着，买年货，贴对联，张灯结彩，不厌其烦地忙活着。人们就像张罗自己的婚事那般热情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享受。

想着春节后就可以离开这个令她噩梦频频的家，柯米无比欣慰。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向往，早已成为柯米十多年来魂牵梦萦的渴望。现在梦想已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一层深深的眷恋却从心底浮出。柯词是她心中唯一放心不下的疙瘩。柯词对她很依赖，在他幼小的心里，她已经完全充当了母亲的角色。

柯米的父亲并不疼爱柯词，就因为柯米的母亲是为生柯词而死的。这是她父亲心中一直想打开却怎么也打不开的死结。他关心柯词，只是出于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有的责任，而不是真正地疼爱他。这一点更加重了柯米的忧虑，但她也别无选择，秦琼花随时都可能让柯词辍学，这才是柯米最为担心的事。

明天就要随表姐南下，这种不舍的情结更使她心潮起伏。那晚，柯米把柯词叫到她的房里聊了好久，聊到伤心处，两人就相拥而泣。世上最让人伤感的对话莫过于两个苦命人坐在一起倾诉了。

5

第二天，又是一个艳阳天，红日高悬，万里无云。热情的阳光一扫昨夜遗留下的寒冷，高傲地注视着人间的每一个角落。柯米也该启程了。她表姐昨天打电话给她，说她在县城的汽车站等她，让她下午一点之前务必赶到那里。

到县城还得到镇上去坐车。镇上离她家不远，只有三里多路。但柯米未曾出过远门，怕误了班车，丢下了早饭碗便急急忙忙收拾出发了。

柯米父亲帮柯米提着旅行包，柯米拉着柯词的手，一家三口默默地往镇上走去。父亲很少有机会跟他们姐弟俩单独待在一起，由于缺少沟通，姐弟俩对他陌生了许多。

就在他们快要到镇上的时候，迎面来了位中年妇女，骑着自行车，大约四十多岁，穿着一件破旧军用棉大衣。从她方向把上挂着的微型扬声器里传